

死了七次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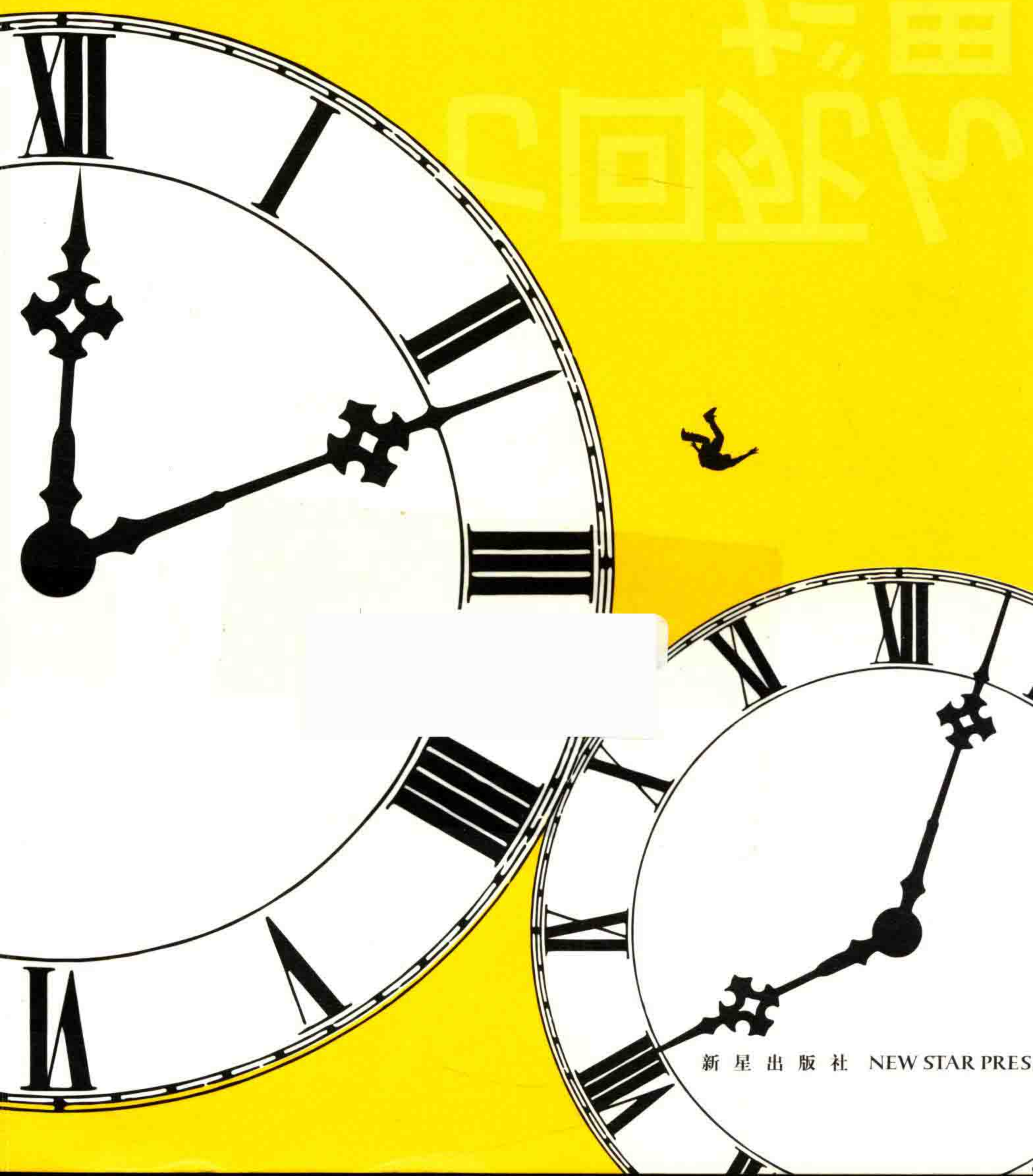
马杰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日)

西泽保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死了七次的男人

(日) 西泽保彦 著
马杰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NANAKAI SHINDA OTOKO

© Yasuhiko Nishizawa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了七次的男人 / (日) 西泽保彦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33-2646-9

I. ①死… II. ①西…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1810 号



死了七次的男人

(日) 西泽保彦 著 ; 马杰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特约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59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二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646-9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一章	直接切入事件最精彩的部分
5	第二章	主人公为您说明故事的设定
23	第三章	登场人物会聚一堂
49	第四章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76	第五章	于是，事件发生了
101	第六章	果不其然，事件发生了
123	第七章	发生了令人棘手的事件
142	第八章	再次发生的事件
172	第九章	尽管如此，事件还是发生了
197	第十章	讨厌，事件怎么又发生了
208	第十一章	事件的最后挣扎
220	第十二章	这回谁都没有死
238	第十三章	事件的反击
248	第十四章	逃出螺旋之时
267	第十五章	无法停止的时间螺旋
271	后 记	

第一章

直接切入事件最精彩的部分

外公倒在六块榻榻米大的阁楼间里。屋子里唯一一扇窗户，只有大学里用的那种笔记本大小，因此即使在白天，屋子里也十分昏暗。光秃秃的电灯泡下，被褥被随意地堆放在房间中央。

外公渊上零治郎趴倒在被褥上面，看样子好像想抱住谁，却被对方逃脱掉了。他的左臂压在肚子下面，右手像是在挠着榻榻米。他的前面有一瓶一升装的清酒，翻倒在地上。残留在瓶中的酒洒了出来，使榻榻米变了颜色。

外公后脑勺儿上那仿佛棉絮般的白发少得可怜，上面染上了几点黑红色。一只铜质花瓶仿佛有意挡住他的侧脸似的，翻倒在一边。还没到花开时节的蝴蝶兰散落了一地。那是友理买给胡留乃二姨的礼物。据说二姨很喜欢蝴蝶兰。按说，那只花瓶本应该放在她的房间里。

外公大概是被这个花瓶打倒的吧……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掠过，当然了，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不过，谁也没有动。妈妈，富士高哥哥，世史夫哥哥，胡留乃二姨，贵代子夫人，叶流名三姨，舞姐姐，琉奈姐姐，所有人都没有动。就连槌矢和友理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得浑身僵直，只是站在狭窄的门口，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时间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恍惚之中迈步走进阁楼间。或许是因为我在本家住的时候经常被分配到这间屋子的缘故，我感到一股奇妙的义务感在心中涌动。总而言之，在没人阻止的情况下，我在躺在地上的外公身边跪了下来。

我抬起外公那干瘪如火腿一般的手臂。果然，脉搏已经没有了，外公已经死了。我再一次感到一股心灵上的冲击——虽说从看到他倒在地上的那一刻起，我便已经知道了——不，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我再一次变得走投无路了。或许这种说法更确切吧。

我回过头看了看站在门口伸头张望的妈妈和哥哥们，全然不知在这种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好。此时此刻，想必我那副愚蠢木然的表情已经在众人面前展露无遗了，但是谁都没有笑。大家都仿佛在消磨着感情一般，紧绷着脸。目睹这一情景的我反而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番。因为在这个井井有条的渊上家里，除了贵代子夫人以外，大家都被赋予了穿上“制服”——运动衫和长棉坎肩——的义务。这些“制服”颜色各异，在这种情形之下更显得滑稽可笑。因此我索性还是表现得更怪诞一点好了。

友理小姐第一个回过神来，犹如接收到了我发出的无言讯息。她转身飞奔下楼，尖锐的脚步声响彻整个阁楼。她大概是去打电话报警了吧。

友理小姐的举动仿佛解开了把我们束缚住的咒语，大家顿时全都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事先打了暗号似的，妈妈、胡留乃二姨以及叶流名三姨号啕大哭起来。

“爸爸！爸爸！啊——”

“为什么要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她们说了些类似的话，好像想要取回被冻住的时间似的，悲鸣和哀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世史夫哥哥和琉奈姐姐好不容易才拦住想要冲向外公尸体的妈妈和姨妈们。

“这可不行啊！在警察来之前，我们得保护好现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场？是什么东西？”我分不清喊出这话的究竟是妈妈还是叶流名三姨。狭小的阁楼房间，顿时化成一个悲鸣的旋涡。

“这件事只需看上一眼就能明白吧。”世史夫哥哥拼命地解释道，“这件事无论怎么来看，无论你怎么看，这……这，这都是一起杀人事件啊！”

杀人事件。

世史夫哥哥说出的这个词将众人再次冰封。

杀人事件。他刚才说杀人事件。

难道说……

难道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种没有一点现实感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大家怯弱的眼神仿佛在这么抱怨着：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在我们这种安分守己的普通市民身上，绝对不应该！”

杀人事件——这个词给我和其他人带来的冲击有着天壤之别，意义也截然不同。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什么嘛，你这话和其他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吗？”各位不要这么

说我，我所说的“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不是什么修辞技巧，而是完完全全字面上的意思。

今天是一月二号。这一天，渊上家根本不应该发生杀人事件的。我知道它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这是既成事实。实际上就在“昨天”——不，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一个循环”的一月二号，那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平安无事地就过去了。可是为什么会在“第二个循环”的“今天”——同样是一月二号——发生外公被杀的事件呢？

脑袋里乱成一锅粥的我在不经意之间，忽然和琉奈姐姐四目相对。不过姐姐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只是一味地用胆怯的目光注视着外公的尸体。

在这种时候，我居然还注意到了琉奈姐姐没戴耳环。

什么时候摘掉的呢？

我记得昨天——真正的昨天，也就是一月一号元旦那天——她还戴着耳环的啊。当然了，琉奈姐姐年初来本家的时候，照例换上了“制服”。琉奈姐姐的运动衫是黄色的，外面还披着一件蓝色的长棉坎肩，因此和耳环极不协调。不过，当时姐姐似乎有自己的打算，并未将耳环取下来。正因为如此，才会显得多余，才会给我留下这种印象……

第二章

主人公为您说明故事的设定

在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便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体质”。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体质”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我想，这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在意识尚未建立起来的幼儿时代，大概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叫大庭久太郎。尽管如此，却几乎没什么人叫我久太郎。大多数人都会叫错我的名字，叫成Q太郎。再加上我姓大庭，所以大家都会叫我小鬼Q^①。

这种名字大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喜欢吧。这种在昭和四十年代^②大红大紫的国民漫画主人公的名字，在我们的时代显得十分陌生。不管怎么样，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被人拿来开玩笑。

我今年十六岁。在安槻市私立海圣学园上学。海圣学园是一所完

①主人公的名字是大庭久太郎。“久”这个汉字，在日语里可以读成“ひさ (hisa)”，也能念成“きゅう (kyuu，发音十分近似英文字母Q)”。另外，在日本著名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的漫画《小鬼Q太郎》里，主人公一家正好也姓大庭。因此，大家使用这个漫画主人公的名字Q太郎来称呼主角。

②指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

中^①，大学升学率很高，在县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学校。因此，只要穿上私立海圣学园的校服上街，便会吸引大部分成年人的目光，那种表情好像在说“真了不起啊”。虽然我原本想去市内的公立高中念书，但是由于妈妈“希望”——或者说是“命令”——我还是继续在海圣学园念书。我参加了高中部的入学考试，并且顺利通过。

听我这么一说，想必各位十有八九都会异口同声地夸我“脑瓜真聪明”吧，不过说实话，我的脑瓜真没有那么灵光，反而相当地不好使。每个学年里，我的成绩一直稳坐年级最后几名，这便是明证。

好学生考进名校后便以为进了保险箱，或者由于逆反心理作祟，变得好逸恶劳，由此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的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我的情况却与之不尽相同。我的脑瓜打小就不太好使，可为什么还能考上偏差值^②这么高的学校呢？实际上，这都是拜我的那种“体质”所赐。

各位要是向别人问起我的话，有一句话肯定会经常听到。那就是“那孩子长得很老成，显得比实际岁数大”。和我聊天的时候，各位肯定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和一位坐在走廊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小口小口抿着粗茶的老人聊天，以至于自己也会忍不住想啃上几根当茶点用的萝卜干。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实在是一针见血。虽说我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才十六岁，不过我的心理年龄大概已经有三十岁或者更老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在此说明一下，以上的那些话绝对不是什么修辞手

①从初中一年级至高中毕业都设有师资和班级的学校。

②所谓偏差值，是日本人对于学生智力、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 $[(\text{个人成绩} - \text{平均成绩}) \div \text{标准偏差}] \times 10 + 50 = \text{偏差值}$ ，也就是自己的分数。如标准偏差 = X，那么偏差值 = X + 50。偏差值在 50 以上，属于较好成绩，有望考上好大学。

法，那绝对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确切数字。

最先让我意识到自己这种“体质”的契机是一次吃饭的时候。小时候的我属于只靠食欲便能生存下去的类型。不过每天吃的东西总不换样，还是让我不由得心生疑虑。

“怎么还是荷包蛋和土豆沙拉啊？”

不知不觉之中嘟囔出这句话的我被妈妈臭骂了一通：“你说什么呢？昨天吃的明明是汉堡包啊！”

那个时候，我分明记得汉堡包是在好几天之前吃的。虽然觉得很奇怪，但由于实在饿得不行了，还是把饭吃了个精光。

“又吃这个？”

一个不小心，又把这句话嘟囔了出来。话音刚落，妈妈便对我怒目而视：“你说什么呢？昨天吃的明明是汉堡包啊！”

除了吃饭以外什么都不关心、每天快乐成长的小学生也能慢慢察觉到可疑的事情。除了饭桌上的饭菜以外，只要仔细一听，便能发现爸爸妈妈和哥哥们在饭桌上说的话也和昨天一模一样。什么“欧美人从来不挑食，大到鲸鱼小到鱿鱼什么都吃”等。当然了，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话题是跟吃饭有关，我才觉得似曾相识。爸爸和哥哥们在这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依然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对话。什么“欧美人从来不挑食，大到鲸鱼小到鱿鱼什么都吃”等，而且居然和昨天说的一字不差。

我发现可疑的不只是我的家人。学校的老师啊，朋友们啊，一个个都重复着前一天的台词和行动。

“大家听好了啊，”戴着黑框眼镜的四方脸女老师用凶狠的眼神环视班里的同学们，“绝对不许靠近学校后面那座山上的神社。听见了没有？”

“老师，为什么啊？”当时在我上的那所小学里和我竞争笨蛋排行榜第一把交椅的小田君发出了一声疑问，“难道是因为那里有妖怪出没吗？”

“不许说那种违背科学常识的话！”

“什么叫违背科学常识啊？”

“就是愚蠢荒谬的东西。听好了，在后山的神社里，有一个比妖怪要恐怖一万倍的家伙呢。”

“是怪兽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怪兽什么的東西。小田君，你可不能总看那些奇怪的动画片啊。那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哦。他是一个只要看见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就会对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的超级超级坏叔叔。他整天就在那里转悠，所以那里十分危险，十分恐怖。大家听好了，绝对不许到后山的神社去，要不然会遇上非常可怕的事情哦。”

“什么叫不好的事情啊？”

“那……那个，就是，也就是说……就是那个啦。对了，这之前旁边学校的一个女生在那个神社玩耍的时候被那个坏叔叔抓走了。真是好恐怖啊，超级恐怖啊。那个女生还十分可怜地被强行脱下了内裤。”

“老师，他为什么要脱女生内裤呢？”

“然后坏叔叔还把自己的内裤脱了。老师说到这个地步，你们应该知道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他们两个人要交换内裤吗？”

为了慎重起见，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当时的小田君确实没有捉弄老师的意思。他真是因为不明白才问的。当时班里能听懂老师暗示的那种事情的早熟学生应该还不到一半。就连我也误解了老师的意思——“他们是不是真的想交换一下内裤啊”。

今天想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有点跑题而已。不过，在某天早上第一节课发生的这些对话却不断地重复着。

“大家听好了啊，”和“昨天”的情况一模一样，老师仿佛一头抢夺猎物的怪兽，一脸认真地鼓起鼻翼说道，“绝对不许靠近学校后面那座山上的神社。听见了没有？”

“老师，为什么啊？”小田君一脸茫然，口气和“昨天”一模一样，“难道是因为那里有妖怪出没吗？”

“不许说那种违背科学常识的话！”

“什么叫违背科学常识啊？”

“就是愚蠢荒谬的东西。听好了，在后山的神社里，有一个比妖怪要恐怖一万倍的家伙呢。”

“是怪兽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怪兽什么的東西。小田君，你可不能总看那些奇怪的动画片啊。那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哦。他是一个只要看见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就会对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的超级超级坏叔叔。他整天就在那里转悠，所以那里十分危险，十分恐怖。大家听好了，绝对不许到后山的神社去，要不然会遇上非常可怕的事情哦。”

“什么叫不好的事情啊？”

“那……那个，就是，也就是说……就是那个啦。对了，这之前旁边学校的一个女生在那个神社玩耍的时候被那个坏叔叔抓走了。真是好恐怖啊，超级恐怖啊。那个女生还十分可怜地被强行脱下了内裤。”

“老师，他为什么要脱女生内裤呢？”

“然后坏叔叔还把自己的内裤脱了。老师说到这个地步，你们应该知道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他们两个人要交换内裤吗？”

第二天是这样，然后第三天还是如此。这段对话不断重复着。对话必定发生在早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必定以老师的那句“绝对不许靠近学校后面那座山上的神社”开始，以小田君的那句“他们两个人要交换内裤吗”而结束。

这么来回来去的当然并不只有交换内裤这一件事情。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从早上餐桌上的早餐、学校老师的训话、休息时间打躲避球的过程以及结果、两个人打架以及最后一个人被打哭了、放学途中谁踩了一脚狗屎，一直到晚上餐桌上的晚餐、电视上播放的电视节目，所有这些都分毫不差地重复着。

这之后，这种重复会突然结束，真正的第二天将会来临。真正的第二天来了以后，饭桌上的饭菜终于不再是荷包蛋和土豆沙拉，爸爸他们也终于不再怀着一种“不许抱怨”的义愤谈论“欧美人吃鲸鱼吃鱿鱼”的事情了。只有小田君那句愚不可及的高论——“交换内裤”，作为“昨天的事情”变成了班里的热门话题。

想必各位已经猜出来了吧。换句话说，同样的一天会不断地重复很多次，但是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周围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极为自然地重复着昨天的对话和行动，简直就像带有机械装置的人偶一样。尽管这一天要重复很多遍，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还是和其他日子一样，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罢了。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这种反复——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心里偷偷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时空反复陷阱”。换句话说，一旦掉进这个时空陷阱里就再也爬不上来了，同样的一天便会不断地重复。如果正好发生了被飞过来的针刺伤的事情，那么那根针便会沿着同样的轨迹一次又一次地飞过来。

这种“时空反复陷阱”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就我目前的经验而

言，什么时候会掉进这个“时空反复陷阱”，似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多的时候，一个月会掉进去十几回；少的时候，两个月才掉进去一次。

但是，“时空反复陷阱”的大小，以及掉入其中的时间长短却有着十分清晰的规律。“时空反复陷阱”的大小是从这一天到夜里十二点到第二天夜里十二点。也就是说，一共二十四小时。而掉进“时空反复陷阱”中的时长则是九天。当然了，说成“过了九天”是我个人的主观感觉，实际上只过了一天而已，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天重复了九次”。为了不和真正的昨天、明天相混淆，我把掉进“时空反复陷阱”里的时间形容为“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

当然了，在“时空反复陷阱”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不管是“第一个循环”也好，“第二个循环”也罢，基本上都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言行。说“基本上”这个词，是因为有人可以让“第一个循环”和“第二个循环”的言行变得不一样。要说谁有这种能力的话，我自然是不二人选。

虽然这话是理所当然的吧，不过这个世界一旦掉进“时空反复陷阱”当中，能按自己的意识做出和“上一个循环”不一样言行的人便只有我一个了。因为只有我能够意识到这种反复的状况。我只要在“第一个循环”和“第二个循环”中对某个人说出不一样的话，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对方当然也会相应地不得不做出改变。

举例来说吧，如果我不和妈妈抱怨“怎么还是荷包蛋和土豆沙拉啊”，妈妈便不会无端地反驳我——“昨天吃的明明是汉堡包啊！”这里用“如果”这个词，是因为这便是我这种“体质”的特别之处——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因为我的意志而改变。

我发现我这个“优点”的时候，爸爸和哥哥们正在看夜场棒球赛。

当时是巨人队与阪神队的比赛^①，结果巨人队获得了胜利。比赛完全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本来以为是一场投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巨人队在第五局的进攻当中从第一棒的打者到第九棒的投手接连击出九记本垒打，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将对手远远地甩在身后。身为巨人队球迷的爸爸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反对巨人队的世史夫哥哥则一下跌坐在地上，作为“罗德”^②球迷的富士高哥哥则拔着鼻毛哈欠连天。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让人不得安宁的夜晚。

因为我并不是哪支球队的球迷，所以那个晚上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我只是挠了挠脑袋，放了个屁，然后就上床睡觉去了。不过当我睁眼醒来以后，我发现这个喧嚣不堪的一天已经掉进了“时空反复陷阱”里。

和“上一个循环”一样，夜场棒球赛的转播开始了。爸爸在面前摆好了啤酒和毛豆，兴奋异常；世史夫哥哥当时虽然还是个高中生，但也偷偷喝着啤酒；富士高哥哥拿着挖耳勺在掏着耳朵。总而言之，大家全都热火朝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唯独我一个人意兴阑珊。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早就知道结果了，巨人队以九比零的比分狂胜阪神队，连续九记本垒打更为这场胜利锦上添花。

我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反正巨人队会赢球。”

爸爸听了自然高兴，世史夫哥哥则是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呢！比赛还没结束，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呢。”

^①东京读卖巨人队和阪神老虎队之间的比赛是日本职棒最重要的比赛。两支球队拥有声势最大的球迷队伍，球员也以加入这两支球队为荣。东京和大阪分别是关东和关西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所以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日本关东与关西的较量。

^②罗德，指日本职棒球队千叶罗德海洋队。

结果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定格为九比零。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形和“上一个循环”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富士高哥哥没有拔鼻毛，而是打了个哈欠。大概因为我那句多嘴的话，让现实多少发生了一些改变。

在“下一个循环”里，我突然起了恶作剧的心思。

“喂喂喂，我说各位，”我对正要开始看夜场棒球赛的爸爸和哥哥们说道，“我有种预感，在第五局里会风云突变哦。”

“你说什么呢？模仿诺查丹玛斯^①的大预言吗？”结果我被冷嘲热讽了一通，但比赛的比分如大家之前所见的那样。

但这之后爸爸和哥哥们并没有对我表现出多少赞叹，我只好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中立起来。然后便是“下一个循环”了，这次我做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预言：在第五局的进攻当中会击出多少多少记本垒打。结果当本垒打当真被击出的时候，爸爸高兴得欣喜若狂，世史夫哥哥则用一种疑惑的眼神瞪着我。而富士高哥哥因为过于惊讶，不但没有拔鼻毛，连哈欠也不打了。

得意忘形的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循环”里大声地宣布道，由于我施了一种魔法，巨人队的所有选手在本场比赛里都会打出本垒打。尽管他们一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但在看到结果之后全都陷入了沉默。爸爸虽然很高兴，但却莫名其妙地没法尽兴，而哥哥他们则好像看怪物似的盯着我。由于这种眼神实在过于恐怖，我本来应该放出来的那个

^①诺查丹玛斯，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留下以四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百诗集》（一五五五年初版，“诸世纪”为误译）。有研究者从这些短诗中“看到”对不少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出现）及重要发明（如飞机、原子弹）的预言。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崇拜者。《百诗集》出版后，直到现在依然非常畅销。许多热心者将他的预言与世界主要事件对比分析，找到了许多应验的地方。